

鄧廣銘輯校

辛稼軒詩文鈔存

夏承燾



內 容 提 要

宋代愛國文學家辛棄疾(稼軒)的遺著,除了長短句數百首流傳外,他的詩文集自明代中葉後已失傳。清嘉慶間法式善和辛啓泰曾有一個輯本,但蒐輯得并不完備,而且還把他人的著作誤輯進去。這個重輯本根據許多前人未見的資料,如詩淵的稿本等,補輯了更多的稼軒逸著;舊輯所存,也都用原資料校勘過;舊輯的謬誤,以及稼軒的一些奏議的著作年代,都作了考證附在後面。

在辛稼軒的奏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軍事形勢的熟悉,要求收復失土志願的堅決。在他的佚詩中,也能看出他在各個時期的思想。所以這本辛稼軒詩文抄存,是幫助我們了解這位偉大的愛國文學家的重要資料之一。

辛稼軒詩文鈔存

鄧廣銘輯校

*

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捌陸號

三星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95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 3/4 字數 76,000

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7) 0.42 元

關於重編這本書的幾點說明

一、一九三九年我把辛稼軒詩文抄存編校完畢，到一九四七年才由商務印書館排印了幾百冊出來。印行之後，我覺察到其中的編次以及對於某些問題的考訂說明都有不太恰當之處，因而便又斷斷續續地把它重新加以編訂，最後把它編成現在印行的這樣一本。重編本的面貌已和舊本大不相同了。

二、舊本中對於辛稼軒的文章是分類編排的，現在則不再分類，而完全依照各文作寫的先後爲序。凡某篇文章的寫作年份需要加以考索的，我也都重新作了一番考索工作，寫成考按文字，附錄於各文之後。

三、舊本中對於各篇文章均未劃分段落，標點也有不甚確當之處。這次重編，不但把段落劃分，把標點通體檢查改正，而且對於九議諸篇中的錯簡之顯而易見的，也都依其文義和邏輯順序而作了一些校正。

四、舊本中對於稼軒詩的編次，完全依照辛啓泰稼軒集抄存中原來的次第而未加更動，我所增補的若干首則作爲『補遺』而附次於後。但辛啓泰原來的編次實在是雜亂無章的：既不依照各詩寫作先後爲序，也不依照詩的體裁分類排列。甚至於像其中的『讀語孟二首』和『再用儒字韻二首』，明明是應當編在一起的，辛啓泰氏却把前後二者分列在相距極遙遠的地方；另如『感懷示兒輩』七律一首，與『趙文遠見和用韻答之』、『傅巖叟見和用韻答之』、『諸葛元亮見和復用韻答之』諸首既用

同韻，當然也應編錄在一起，而在稼軒集抄存中却也把它們遠遠地隔離開來。我這次把詩的部分重加編訂，原也是企圖以寫作先後爲序的，但其中絕大部分的寫作年份都無法考知，因而便採用了依照體裁分編的辦法，把應當前後相連編次的都使其連接起來，而我所增補的若干首也便分別穿插在各體之中，不另用『補遺』一目來安排了。

五、稼軒集抄存所收的文章中原有『賀楊經略劄子』一通，所收的詩中原有『御賜閣額』二首，舊本中也都照抄了來。今查『賀楊經略劄子』中有『桂林一道』語，知其爲賀廣西經略者，其中有一些自述的話，如『得闕下邑，幸隸使封』、『鮎鮎晚出』、『塵土小吏』等，和稼軒的事歷全不相合，而在南宋一代任廣西經略的也無一姓楊的人，其非稼軒所作極爲明顯。『御賜閣額』二詩有『孤忠扶社稷，一德契穹蒼』等語，明是秦檜黨徒在宋高宗替秦檜寫了『一德格天之閣』的扁額以後所作的獻媚詩，不知辛啓泰何以誤收了來。今次重編，我便把這一通劄子和兩首詩全都剔除出去了。

鄧廣銘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自記于北京大學歷史系

弁言

稼軒生平著述，僅長短句數百首流傳至今，且傳誦極廣。其詩文諫藁等，曾膾炙宋季士林之口者，明初所修永樂大典及歷代名臣奏議中均有所收錄，知其時必尙流布於世，而嗣此之後，舉公私藏書之家俱不復著錄辛集之名，清代纂輯四庫全書，亦僅於浙江鮑士恭家探獲美芹十論一卷，則辛集之亡佚當在有明中葉也。清嘉慶間法式善、辛啓泰於永樂大典及方志、類書中加以輯錄，凡得奏議及其他雜文三十一篇，詩一百一十一首，長短句五十首，益以辛啓泰所撰稼軒年譜，彙編爲稼軒集抄存，刻以行世。此雖略慰一時學者慕望之心，而於宋史稼軒本傳所曾道及之祭朱子文及高宗親征詔草跋，與夫鮑士恭家藏美芹十論卷末所附之上光宗疏、論江淮疏，猶俱從闕如，則知其搜討所得，以視其所未得者，蓋什一之於千百而已。

今上距嘉慶又百數十年矣，中間禍變迭作，書物連受其厄，法、辛二氏所及見之永樂大典亦且亡失殆盡，欲期將二氏之所收錄徧加覆勘，或於其外多所增益，自屬匪易。然就披檢所及，亦頗有足以訂補二氏之缺失者：如取抄存所收奏議與歷代名臣奏議相校，即見抄存本中訛脫竄亂之處不一而足，爰即一依歷代名臣奏議初刊本重爲輯錄，並補錄二氏之所未收者數篇。雜文亦均另據稍古稍精之本輯錄，而抄存中之異文間亦分別標注，以備參證。又於詩淵及永樂大典殘卷中補輯古今體詩數十首。其原爲二氏所誤收者，如辛次膺之贈黃冠周孝先詩及陸游之鵝湖夜坐詩，則均爲剔除。於各詩文後，均附著

按語，舉述校輯之所本，以徵信實，藉便稽考。凡此校輯工作，所得趙斐雲萬里先生之指教及協助極多，謹書此誌謝。

鄧廣銘 一九三九年八月

辛稼軒詩文抄存目次

(凡在題目上加○的，都是辛啓泰所編稼軒集抄存中沒有收錄的詩、文。)

關於重編這本書的幾點說明……………一

弁言……………一

稼軒文抄存……………一〇〇

美芹十論……………一

附錄：美芹十論作年考 鄧廣銘……………二五

○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疏……………二七

議練民兵守淮疏……………二九

附錄：以上兩疏作年考 鄧廣銘……………三〇

九議……………三〇

附錄：書輯本辛稼軒九議後 鄧廣銘……………四四

跋太祖皇帝賜王岳帖……………四六

○謝免上供錢啓……………四七

論行用會子疏……………四七

○啓札……………四九

淳熙己亥論盜賊劄子……………五〇

附錄：中興聖政淳熙六年八月壬辰記事一則及

宋孝宗批答手詔……………五三

新居上梁文……………五五

祭呂東萊先生文……………五五

論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五五

○論經界鹽鈔劄子……………五五

○祭陳同父文……………五七

賀袁同知啓……………五八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五九

賀錢同知啓……………六〇

稼軒詩抄存……………六一

元日	六	和趙晉臣數文積翠巖去題石	六
○偶題	六	題金相寺淨照軒詩	七
哭隨十五章	六	和傅巖叟梅花二首	七
聞科詔勉諸子	六	江山慶雲橋	七
第四子學春秋，發憤不輟，書以勉之。	六	賦葡萄	六
送悟老住明教禪院。悟自廬山避寇而來，寓興之資。	六	題福州參泉二首	六
福蓋踰年也。	三	贈延福端老二首	六
感懷示兒輩	三	遊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	九
即事示兒	三	鶴鳴亭絕句四首	〇
答余叔良和韻	三	鶴鳴亭獨飲	〇
詠雪	六	即事	七
題桃符	六	重午日戲書	七
○萋萋宜作河豚羹	六	林黃文質牡丹見贈，至彭村偶題。	七
吳克明廣文見和，再用韻答之。	六	移竹	七
○仙蹟巖	六	和趙茂嘉郎中雙頭芍藥二首	七
周氏敬榮堂詩	六	壽趙茂嘉郎中二首	七

同杜叔高祝彥集觀天保菴瀑布，主人留飲兩日，且

約牡丹之飲。

讀語孟二首

再用儒字韻二首

和任師見寄之韻

和楊民瞻韻

和諸葛元亮韻

和周顯先韻二首

和郭逢道韻

黃沙書院

信筆再和二首

和李都統詩

再用韻

○書淵明詩後

○讀邵堯夫詩

○再用韻

○偶題

○偶作

○和趙管臣送糟蟹

○止酒

○送劍與傅巖叟

○江郎山和韻

送別湖南部曲

感懷示兒輩

趙文遠見和，用韻答之。

傅巖叟見和，用韻答之。

諸葛元亮見和，復用韻答之。

壽朱晦翁

和趙昌父問訊新居之作

題鶴鳴亭

和泉上人

玉真書院經德堂

辛稼軒詩文抄存

和趙直中提幹韻	八〇
有以事來請者，倣康節體作詩以答之	八一
江行，弔宋齊邱	八二
新年團拜後和主敬韻並呈雪平	八二
和人韻	八二
和前人韻	八三
和人韻	八三
和前人觀梅雪有懷見寄	八三
丙寅歲，山間競傳諸將有下棘寺者	八三
丙寅九月廿八日作，來年將告老	八三
○偶作	八三
○和吳克明廣文賦梅	八四
○和趙茂嘉郎中賦梅	八四
和趙國興知錄贈琴	八四
贈申孝子世寧	八五
附錄：稼軒集抄存中誤收秦檜黨羽詩 鄧廣銘	八五

附編

雜錄一文	八六
稼軒記洪邁	八八
丙子輪對節子程瑒	八九
稼軒書院興造記元戴表元	九二
書抄本南廬紀聞後清辛啓泰	九三
雜錄二詩	九四
寄辛滁州周孚	九四
寄幼安周孚	九四
寄幼安周孚	九四
寄幼安周孚	九五
次韻贛州知府陳侍郎二首。前篇寄幼安，後篇寄季陵。周孚	九五
夢與辛幼安遇於一精舍，予賦詩一篇，覺而記其卒章云：『他年寄書處，當記盧仝窮。』因賦此詩記之。周孚	九五

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羅願	九六
題辛幼安稼軒詩洪适	九六
送辛卿幼安帥閩陳傅良	九七
包山送辛大卿知福州項安世	九七
送辛帥三山韓說	九七
答辛幼安高似孫	九七
送辛幼安殿撰造朝陸游	九八
呈稼軒劉過	九八
呈徐侍郎兼寄辛幼安劉過或杜旂	九八
梅華岳	九八
不遇華岳	九八
春郊即事華岳	九八
雜錄三詞	一〇一〇
水調歌頭楊炎正	一〇〇
賀新郎楊炎正	一〇〇
洞仙歌楊炎正	一〇〇

鵲橋仙楊炎正	一〇一
滿江紅楊炎正	一〇一
滿江紅趙善括	一〇二
水調歌頭韓玉	一〇三
好事近韓元吉	一〇三
洞仙歌姜夔	一〇三
沁園春劉過	一〇三
八聲甘州張鑑	一〇三
六州歌頭程秘	一〇四
水龍吟張楚	一〇四
雜錄四 舊本稼軒集抄存序	一〇五
稼軒集抄存序 法式善	一〇五
編輯稼軒集抄存記 辛啓泰	一〇六

稼軒文抄存

美芹十論 乾道乙酉進（二）（輯自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四，經國門。）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後計，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恥，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慶濟南，代膺闔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汴虜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蠶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蠭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於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鬱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事，朝廷一於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爲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愒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旣和之後，投閑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辭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尙勞宵旰，此正

天下之士獻謀効命之秋。臣雖至愚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己，以爲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爲（二）無患。故罄竭精懇，不自付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人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羣議，庶乎「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無遜於唐太宗。典冠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於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萬幸萬幸之至（三）。

（二）歷代名臣奏議於美芹十論上原有「宋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十三字，今刪去，並據辛啓泰編稼軒集抄存於題下補入「乾道乙酉進」五字。
（三）歷代名臣奏議原無「爲」字，茲據唐順之右編及辛啓泰輯稼軒集抄存補。
（三）歷代名臣奏議原作「幸萬幸萬」，茲據右編及稼軒集抄存改正。

審勢第一

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小大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於千仞之山，轟然其聲，崑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暫留木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如注矢石於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於人，有軼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嵌巖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

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

虜人之地，東薄於海，西控於夏，南抵於淮，北極於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發兵於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於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卹，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爲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爲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刳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蠭起。辛巳之變，蕭鷗巴反於遼，開趙反於密，魏勝反於海，王友直反於魏，耿京反於齊、魯，親而高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

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龐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

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於蹂踐之餘，田宅罄於槌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脅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

又況虜廷今日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朮輩

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僞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於其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

臣抑聞古之善覘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脈，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爲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爲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尙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爲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爲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

察情 第二

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非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而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於守，未戰而常爲必戰之待；寓勝於戰（一），未勝而常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固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庸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獐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而後卻；呼之則馴，馴必致留。蓋

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宣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宣之弑，亮嘗懼我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襄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宣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襄之所謀，悟吾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於我也。

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鑒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於其後，中原之士扼腕於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

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於僥倖，謀不暇於萬全，此二欲嘗試也。

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鳩，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顧敗，

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腴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於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於虜欲必戰，而在於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於守淮篇。）

昔者黥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綽綽乎有餘矣。』

（二）歷代名臣奏議「戰」原作「敵」，茲據右編及稼軒集抄存改正。

觀 景 第 三

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於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適，遽使之飢寒則怨；仰而事，俯而有，遽使之捐棄則痛；寬而求伸，憤而求泄，至於無所控告則怒；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凝密，而漢則破觚爲圓，與民休息（二），